

客居青岛

◎ 闻一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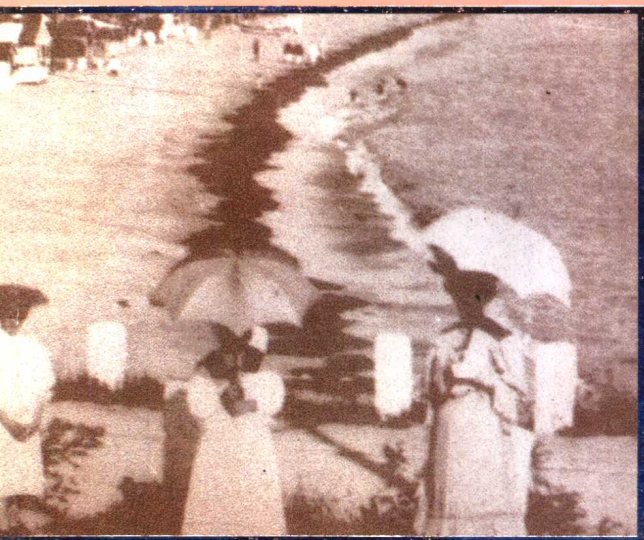
等著

◎ 公曰

张蓉编

◎ 青岛出版社

琴岛春秋书系



客

居

青

島

◎ 四一多 等著 ◎ 公曰 张善编 ◎ 青岛出版社

鲁新登字 08 号

责任编辑 王一方

封面设计 郝 仁 若 谷

琴岛春秋书系

客 居 青 岛

闻一多等著 公曰 张蓉 编

青 岛 出 版 社 出 版

(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)

邮政编码:266071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青岛新华出版照排公司排版

胶州市印刷厂印刷

*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32 开(850×1168 毫米) 5.375 印张 4 插页 12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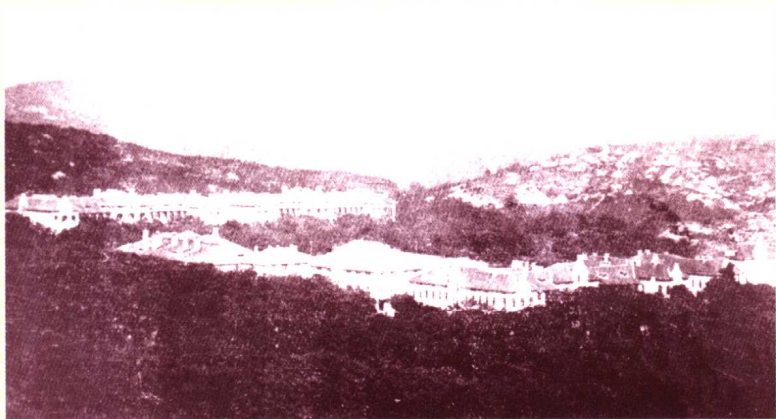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1—3000

ISBN 7-5436-1845-1/K · 38

定价:9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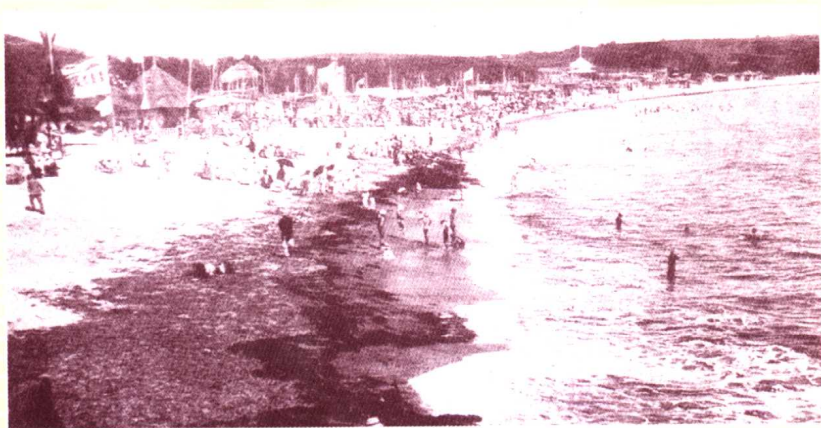
30年代初，国立青岛大学创办，两年后易名为国立山东大学，
图为山大校门。



绿树掩映中的国立青岛大学校园，原为万年兵营。



集学者、诗人、斗士于一身的闻一多，他曾任教于青岛大学，任国文系主任、文学院院长，左为闻一多故居，现称“一多楼”。



青岛第一海水浴场，老舍的《蛤藻集》就是在这片海滩上觅得的。



王统照是客居青岛时间最长的作家，尽管他的文学生涯并不起于青岛，也并不终于青岛，但他深深地眷恋着这片土地。

曾在青岛大学工作过，建国后又多次回青岛重游的沈从文



沈从文的爱情在青岛走向成熟。订婚以后张兆和曾来青岛大学小住。



在青岛住了四年，晚年仍对青岛一往情深，赞叹不已的梁实秋。



与青岛只有萍水之交的郁达夫。



萧红、萧军曾流亡青岛，但没有留下谈论青岛的文字。

序：客居的文学

如果说一座城市有一部文学史的话，青岛的文学史应该劈为两半。一半是本土的文学，一半是客居的文学，而後者的茁壮是有缘由的。对近现代中国文学而言，这座“红瓦绿树、碧海蓝天”的欧韵城邑一直充当着“后花园”的角色，闲适、宁谧、朦胧、温馨。它不惟是一所“文人的客栈”，更是众多作家“梦中的旧情人”。以“五四”为分野，诗体的旧文学寄寓了康有为、王埤、劳乃宣等晚清遗老们的山海情怀、家国理想。白话的散文体、小说体文学、还有新诗则自由表达着闻一多、老舍、王统照、沈从文、梁实秋、苏雪林等一大批文学新军的苦闷与风流。客居的文学也反哺着这座开埠刚刚百年的城市，使她在妩媚之外更平添了几分高贵。

客居的文学有一条挣不断的旧网，便是对

故乡的苦恋。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，村头的那眼井是人生的原点，生活的半径再大，乡情悠悠如绵绵藕丝连着井沿的那根麻绳。于是乎，一朝寄寓异乡，无论发达，还是落魄，总不免愁肠百结，“月是故乡明”成为中国历史上永恒的文学母题。深究起来，这份“故园崇拜”多少有些偏狭和小器。所以，近世的客居文学不必再坚守“爱村主义”立场，不应再是眼泪洗面的回首。而应以一种普泛的理趣与关爱去亲近异乡风情，体验异域文化的别样风骚，在跨文化沟通中探求一种新的生活质感，本书所辑录的作品即反映了这种观念的转换。

读完这些长短不一的文字，不难感受到作者淳正独立的观察姿态和质朴清纯的写作心态。虽然文境、文质依作者的文化积蕴与识见不一，自有高下之别。而另一种趣味与风格的差别在作者的职业角色，纯文人的笔调大多鲜活、隽永且喧哗，而纯学者的笔底则流淌着沉稳、冲和与彻悟，两者叠加的作品称得上是逸品，自然不可多得。不久前，一位治文学史的朋友告知另一条规则，留意考察作者的年龄。依他的经验，30岁以前的作品不是用情太过，就是用词太奢，把握不住情感的缰绳。而60岁以后的作品则有另一种“隔”，他列举一些因老而“尊”的某叟，他们的客居几近御驾出巡，根本无法自由地呼吸到民间的空气。写作素材早已按老叟喜好预备着。

甚至初稿也已由某秀才捉刀而成。这样的文字自然缺少生气,流于应景。由此说来,惟有中年作家的文字最值得重视。理由很简单,他们握有青年、老年的优点,又能摆脱他们的盲点。但天底下恰恰有早熟的青年、不迂的老年,还有晚熟且早衰的中年,对他们的作品应作何评判?禁不住众人的“抬杠”,这位朋友最终还是放弃了留意作者年龄的阅读经验。

其实,不必眼盯着“母鸡”而忽视了“鸡蛋”。评判的尺子可以借孔老夫子的“述”与“作”的二元论,如果只用唯美的眼光扫描青岛四季的良辰,四月的樱花,五月的风,……少了独立的评论与个性的延宕,总不免有些遗憾。而“述而有作”不仅需要慧根,更需要勇气和识见。尤其是以客居之身出“突兀”之语,虽心诚意善也不容易被旁人理解,常常遭到坚定的“爱乡主义”者的唾骂,甚至绳之以“法”。30年代,客居扬州的湘人易君左就曾栽了一个不小的跟头,他的那本《闲话扬州》不过只是有些调皮与讥讽,却不料犯了扬州乡绅们的众怒,被告到官府,排好的版遭毁,还被罚了银钱若干。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桩社会公案。令文坛“严肃”了一阵。爱也罢,怒也罢,是本乡民、市民圈内的事,外乡人别来凑热闹。于是,“述”与“作”有了表里。即使率性如闻一多,也未能免俗。本书中能读到的一多先生平生惟一的抒情散文即是咏唱青岛的,初衷

是写给学生做示范,不仅情浓,而且词艳,下笔十分的细腻,因此,读来十分清澈。但如果依此文来演绎闻一多的“爱青岛主义”情怀就显然太迂。从治学的氛围看,闻一多对青岛颇多指责,梁实秋《谈闻一多》文中这样记述:“青岛虽然是一个摩登都市,究竟是个海隅小邑,这里没有南京的夫子庙,更没有北平的琉璃厂,一多形容之‘没有文化’。”作为一位学者,他的心灵企盼太多,青岛又怎能一一满足得了。于是,他在1932年6月9日致吴伯箫的信中这样抱怨:“我们这青岛,凡属于自然的都好,属于人事的种种趣味,缺憾太多,谈话是最低限度的要求,然而这一点便不容易满足。”应该说,书信中的率性评说较散文作品更本色。但无论如何,青岛仍然是客居文学的一方沃土。

沃土让人联想到丰收,客居文学的丰收又使人联想到本土文学的开垦,青岛既然有能力接纳大师,就一定有能力产生大师,不惟是文学的大师,还有文化的大师,思想的大师。到那时,闻一多式的抱怨也就再也听不到了。

编之余有所思,匆匆记下这点杂感,权作小序。

公 曰

1998年8月18日夜

目 次

[1] 青岛印象	——	闻一多
[3] 青岛素描	——	王统照
[15] 小忆青岛	——	沈从文
[17] 青岛巡游	——	郁达夫
[22] 五月的青岛	——	老舍
[25] 青岛与山大	——	老舍
[28] 归自北平	——	老舍
[31] 忆青岛	——	梁实秋
[37] 青岛故人两相忆	——	梁实秋
[60] 岛居一月记	——	苏雪林
[102] 青岛海景	——	蹇先艾
[104] 岛上的季节	——	吴伯箫
[108] 樱花之忆	——	何洛
[112] 石子	——	孙犁
[116] 青岛樱花会	——	臧克家

- [119]江南人来青岛 —— 秦瘦鸥
[121]翡翠城 —— 刘白羽
[127]观象山 —— 黄哲渊
[130]樱花前后 —— 孟 超
[136]青岛之夜 —— 端木蕻良
[140]我爱青岛 —— 田仲济
[143]绿色的回忆 —— 徐中玉
[151]观象散草 —— 杨开森

青 岛 印 象

闻 一 多

海船快到胶州湾时，远远望见一点青，在万顷的巨涛中浮沉；在右边，崂山无数柱奇挺的怪峰，会使你忽然想起多少神仙故事。进湾，先看见小青岛，就是先前沉浮在巨浪中的青点，离它几里远就是山东半岛最东的半岛——青岛。簇新的、整齐的楼屋，一座一座立在小小山坡上，笔直的柏油路伸展在两行梧桐树的中间，起伏在山冈上如一条蛇。谁信这个现成的海市蜃楼，一百年前还是个荒岛？

当春天，街市上和山野间密集的树叶，遮蔽着岛上所有的住屋，向着大海碧绿的波浪，岛上起伏的青梢也是一片海浪，浪下有似海底下神人所住的仙宫。但是在榆树荫，还埋着十多年前德国人坚固的炮台，深长的甬道里你还可以看见那些地下室，那些被毁的大炮机，和墙壁上血涂的手迹。——欧战时这儿剩有五百德国兵丁和日本争夺我们的小岛，德国人败了，日本的太阳旗曾经一时招展全市，但不久又归还了我们。在青岛，有的是一片绿林下的仙宫和海水泱泱的高歌，不许人想到地下还藏着十多间可怕的暗窟，如

今全毁了。

堤岸上种植无数株梧桐，那儿可以坐憩，在晚上凭栏望见海湾里千万只帆船的桅杆，远近一盏盏明灭的红绿灯飘在浮标上，那是海上的星辰。沿海岸处有许多伸长的山角，黄昏时潮水一卷一卷来，在沙滩上飞转，溅起白浪花，又退回去，不厌倦地呼啸。天空中海鸥逐向渔舟飞，有时间在海水中的大岩石上，那巨浪撞击着岩石，激起一两丈高的水花。那儿再有伸出海面的栈桥，去站着望天上的云，海天的云彩永远是清澄无比，夕阳快下山，西边浮起几道鲜丽耀眼的光，在别处你永远看不见的。

过清明节以后，从长期的海雾中带回了春色，公园里先是迎春花和连翘，成篱的雪柳，还有好像白亮灯的玉兰，软风一吹来就憩了。四月中旬，绮丽的日本樱花开得像天河，十里长的两行樱花，蜿蜒在山道上，你在树下走，一举首只见樱花绣成的云天。樱花落了，地下铺好一条花溪。接着海棠花又点亮了，还有踟躅在山坡下的“山踟躅”，丁香、红端木，天天在染织这一大张地毯；往山后深林里走去，每天你会寻见一条新路，每一条小路中不知是谁创制的天地。

到夏季来，青岛几乎是天堂了。双驾马车载人到汇泉浴场去，男的女的中国人和十方的异客，戴了阔边大帽，海边沙滩上，人像小鱼一般，曝露在日光下，怀抱中的熏人的咸风。沙滩边许多小小的木屋，屋外搭着伞篷，人全仰天躺在沙上，有的下海去游泳，踩水浪，孩子们光着身在海滨拾贝壳。街路上满是烂醉的外国水手，一路上胡唱。

但是等秋风吹起，满岛又回复了它的沉默，少有人行走，只在雾天里听见一种怪水牛的叫声，人说牛躲在海角下，谁都不知道在哪儿。

(1932年6月)

青 岛 素 描

王 统 照

从北平来，从上海来，从中国任何一个都市中到青岛来，你会觉得有另一种滋味。北平的尘土，旧风俗的围绕，古老中国的社会，使你沉静，使你觉到匆忙中的闲适，小趣味的享受。在上海，是处处模仿着美国式的摩天楼，耀目的红绿光灯，街市中不可耐的噪音；各种人民的竞猎，凌乱·繁杂，忙碌，狡诈，是表现着帝国主义者殖民地的威风派头。然而青岛，却在中国的南方与北方的都会中独自表现着另一副面目。

“青山，碧海，红瓦，绿树”。康有为的批评青岛色彩的八个字，久已悬悬于一般旅行者的记忆之中。讲青岛的表现色，这几个形容字自然不可移易。初到那边的人一定会亲切地感到。

我早有几次的经验，不是初来此地的生客。然而这一个春季，我特别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借住于友人的家中，过了几个月。有许多很好的机会，使我看到以前所未留心的事物。

这地方的道路，花木，房屋的建筑，曾经有不少的人写过游记，似乎不必诤谈。然而从另一种观察上看去，这里一切的情形是混合

着德国人的沉重,日本人的小巧,中国固有的朴厚。经过重要的街道,你如果是个留心的观察者,可以从街头所有的表现上看得出。

譬如就建筑上来说,这是最能显示一国的民风与其文化的。青岛在荒凉的渔村时代什么也没有。自从世界上震惊于德国兵舰强占胶州湾以后,一年一年地过去,这里完全变样了。为了德人强修胶济铁路,沿铁路线的强悍的山东农民作了暴争的牺牲者,人数并不很少;可是在另一方面,为了金钱,为了新生路的企图,靠近胶州湾几县的农民、工人,用他们的汗血与聪明,在德国人的指挥之下,把青岛完全改观。深入大海中的石壁码头,开山,开道,由一砖,一木,造成美好坚固德国风格的高大楼房。他们有的因此得了奇怪的机会,由一个苦工后来变为有钱有势的人物,有的挣得一份小家私不在乡间过活,也有的一无所获,或者伤着生命。但青岛的建设事业与其说是凭了德国人的头脑,还不如说是胶东农民的血汗。自然,一般人都颂扬德国人的魄力。然而我看到这几十年前的海滨渔场,现在居然变为四十多万人口的中等都市,这其间的辛苦经营,除掉西方的机器文化以外,我们能忍心把中国一般苦工的力量全个抛却?

欧战之后,乖巧的日本人承袭了德国人强占的军港,于是太阳旗子,木屐的响声,到处都是;于是又一番的辟路,盖屋;又一番的指挥,压迫。无量的日本货物随着他们的足迹踏遍山东的全境。而一般在这个地方辗转求生的中国人,只好把以前学会的德语抛却,从新学得日本言语,文字,再来做一次的奴隶。

这是有什么法子!“人在矮檐下,怎敢不低头!”于是中国人的心目中觉得那迴非时可比了。德国人像一只掠空的鸢鹰,他单捡地面上随时可以取得的肥鸡,跑兔;至于小小虫豸则不足饱他的口腹。他是情愿把小小的恩惠赏给奴隶们的。可是xx人却不然了。